

孤島悲歌

譯者

徐蘭南

黃



世界書局印行



一 村中

我是一個被拋棄的孩子。

但是我一直到八歲，總以為我是同別的小孩子一樣，我有個媽媽的。因為逢到我哭泣的時候，總有個女人來把我溫柔地抱在懷裏搖蕩著，我的眼淚就不落出來了。

每夜，我到床上去睡覺的時候，那個女人總來和我接吻的。十二月裏，風吹著雪，將玻璃窗弄得粉白的時候，她便把我的腳捏在她的兩隻手裏，一面還唱著歌給我聽，等到我的一雙腳暖熱了，她才離開我。我到現在還記得那種歌曲的調子和幾句歌詞呢。



我沿著生青草的道路，或者在草原裏，看守我們的母牛的時候，忽地裏逢到暴雨了，那位女人便奔跑過來，揭起了她的羊毛衫，強要我躲在她的衣襖下面，遮沒了我的頭，遮沒了我的肩架。

我和小朋友中什麼人拌嘴舌的時候，她便叫我把不開心的事情告訴她，她幾乎總是用好言語來安慰我的，或者，我還有道理的。

從這一切，從別的許多事情，從她對我說的說話，從她的眼光，從她對於我的撫愛，從她責罰我時還帶著的溫柔等等看起來，我總以為她是我的媽媽。

不知道她只是領我長大來的一個人。怎麼會知道的呢？現在



我來講吧。

原來我是沒有故鄉的，我的生地也沒有的，甚至父親母親我也沒有的，所以要說到我的村莊，說得正確一點，只可說我在那兒長大起來的村莊，我在那兒經過我的童年的村莊。那村莊的名字是叫夏伐農。夏伐農是法國中部最貧窮的一個地方。

夏伐農的貧窮，並不是因為那兒的百姓沒有熱心或者懶惰的緣故，只是因為夏伐農所處的地位不好，恰巧是在枯瘠的地帶。那兒的土地是沒有生產力的，要有豐收，便要肥料或者改良土地，這兩件事那兒又是做不到的。所以在那兒（至少我說到那兒的時候，）耕種的田地是很少的，所看見的，只是長滿荊棘的廣大的



草原。草原之後，接著的便是高地。高地上吹著強烈的風，因此樹林都長大不起來，都是很瘦瘠，這兒那兒，只是矗起著拳曲的枝杈。

如果要看見美樹良木，那麼便須離開了高地，走到地面的折奧——谿谷裏去，那兒河流兩岸上的狹小的牧場中，是生長著巨大的栗樹，強壯的橡樹的。

我幼年時所住的一所屋子，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谿谷裏，一條小河的岸上。那條小河的急湍是流到洛亞爾河的一條支流去的。一直到八歲，在這個屋子裏，我沒有看見過男人。然而我的媽媽並不是一個寡婦。她的丈夫是一個石匠，正如這個地方其餘許多的工人一樣，是到巴黎去作工了。自從我能夠懂得四周一切東



西的時候以來，他沒有回來過。只是逢著朋友回到故鄉來時，他便常常托帶個信回來。

『白勃林媽媽，您家的男人很好，他托我對您說工作很順利；叫我帶點錢來給您，這裏是錢，請您數一數好嗎？』

帶回來的消息就是這一點兒。白勃林媽媽聽了卻很滿意：因為她的男人身體很好，工作也有，生活也夠。

白勃林爹爹住在巴黎那麼長久，不要以為他是和妻子不和睦的。他不住在家裏，一點不會發生不睦的問題的，他住在巴黎，只是因為工作拖住了他。等到老了，他要回來住在老妻的身邊過活的；靠了他的積蓄，等到年紀到了，一對老夫妻不能工作的時候，還



可以安安逸逸以盡天年的。

十一月裏的一天晚上，我正在門檻邊忙著劈塊木柴的時候，有個不認識的男人，走到我家的門前來了。

他並不推門進來，卻伸起頸子來望著我，問我白勃林媽媽是不是住在這兒的。

我就請他進來。

門呀的一聲，他推進門來了，他腳步很慢地走進去。

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個人那麼齷齪的，自頭到腳全身的污泥，有的是已經乾了，有點還是濕的，一看見他這副神氣，就可知道他跋涉長途而來的。



聽見我們的講話聲音，白勃林媽媽就趕了出來。那個男人走進我們的門檻時，她已經走到他面前了。

他說話道：『我從巴黎帶個消息回來。』

他講的說話很簡單，而且在我耳朵裏聽見過好幾次了，但是說話的口氣，却全然不像從前人家說的『您家男人很好，工作順利』的口氣。

白勃林媽媽兩隻手握緊了，叫起來道：『呀，天哪！錢老末碰到不幸了吧。』

『哎，是的，但是您不用嚇壞的。您家男人是受了傷了；但是並沒有死。身體或許要成爲殘廢了也未可知的。現在他是在醫院裏。』



我睡的床正在他的床旁邊，因為我要回家鄉來，他便叫我把事情的經過來對您說一說。我不能在這兒多耽擱了，我還要走十二里的路，天也就要黑了。』

白勃林媽媽因為要曉得那事情更加詳細一點，便請求他留著吃夜飯。路是那樣的不好走！人家又說樹林裏有狼出現了，請他明天早上走吧。

他便在放爐子的一個壁角裏坐下來，一面吃著夜飯，一面把這件不幸的事情講給我們聽。一個鷹架倒了下來，把白勃林爹爹壓壞了一半，但是人家說他受傷的地方，原來他不應該停留在那兒的。因此工程作頭一點賠償費都不肯拏出來。



他說道：『可憐的白勃林真倒霉；狡猾一點的人就要從中想法弄到多少年金了，但是您家的男人却一點也拏不到。』

他一邊把褲腳管上的污泥烘乾來，一邊連連說道：『倒霉，倒霉，』真有點難過的神氣，照他說話的樣子，像煞如果能夠得到一筆很大的年金，就是身體殘廢了也是很情願的。

他講到末了時說道：『我是勸他和工程作頭打一場官司。』

『打官司，那是要用去許多錢的啊！』

『不錯，但是打贏了時！』

白勃林媽媽很想就到巴黎去，但是路遠，旅費貴，到巴黎去是一樁大事情啊。



下一天早上，我們倆便到鎮上去，和神父商量一下。神父以爲不先曉得到巴黎有不有益處時，還是不必去。神父便寫封信去問詢白勃林爹爹所住的醫院裏的司祭，過了幾天之後，神父接到回信說，白勃林媽媽不必前去，但要寄點錢給丈夫，因爲白勃林爹爹要和工程作頭打官司了。

一天一天過去，一週一週過去，時時有信來，每封信裏總是說再要寄點錢去，最後一封，更加緊急了，說是如果沒有錢了，就把母牛賣了，去換點錢吧。

只有和農夫一起住在鄉下的人，才能懂得『就把母牛賣了』這句話裏所包含的痛苦和悲哀。



博物學家看起來，母牛是一種反芻類的畜生。在散步的朋友看起來，母牛在草上仰起著露水點點的鼻子來時，正是在景緻裏添了一樁風趣。在城裏的孩子們看起來，這是加非牛奶的泉源，也是奶霜乾酪的泉源。但是在鄉下人眼中，那是更加看得十分重要了。無論怎樣貧窮，無論家中人口怎樣多，如果牛棚裏還有一頭母牛的話，總不愁饑餓的了。只要在牛角上繫了根隨便什麼繩子，一個小孩子就能牽著母牛，沿著青草路上去吃草。那兒的草地是不屬於任何人的。到了晚上，全家的人在湯裏便有奶油吃了，在山薯上便有牛奶塗了；父親、母親、小孩子們不論大人、小人，個個人都靠著母牛活命。



我和白勃林媽媽也是很好地靠著我們的母牛過活，直至如今，我幾乎沒有吃過牛肉的。母牛不僅養活我們的命，并且也是我們的朋友，我們的同伴，不要以為母牛是一匹笨畜生，恰恰相反，母牛是很聰明的，而且很有道德，人家要有母牛那麼的道德，倒要靠教育來養成的呢。我們撫愛著我們的母牛，我們和牠講話，牠是懂得我們的。在牠這方面，滾圓的大眼睛裏充滿著溫柔，牠會使我們明瞭牠的要求、牠的感覺。

總之，我們愛牠，牠也愛我們。

然而我們和牠不得不分開了，因為只有『賣去母牛，』才能夠滿足白勃林爹爹的心。



一個商人到家裏來了，他把羅三德仔細檢查一番，撫摸一番之後，便搖著他的頭，一股不滿足的神氣，說這匹母牛一點也不合他的意，這是窮人家的牛，沒有牛奶的了，也做不出好奶油來的了，他買了去要賣不出的，這樣的話，說了幾十遍，最後說是爲了白勃林媽媽是個親切的女人，他盡點義務，完全爲了好意，就把羅三德買了吧。

可憐的羅三德彷彿懂得那件事情的，只是哞哞地叫，不肯從牛棚裏走出來。

那個商人便把那盤在他頭頸裏的鞭子掣給我，對我說道：『你到那畜生後面去趕牠出來。』



白勃林媽媽說道：『這樣是不行的。』

她牽著牛身上的繩子，溫柔地對牛說道：

『來吧，好寶貝，出來吧，出來吧。』

羅三德就一點也不抵抗了，牽到路上後，那個商人就把牠繫在車子的後面。牠就不得不跟著車子上的馬兒走去了。

我們回到屋子裏了，但是好多時候，我們還聽見牠的叫聲。沒有牛乳了，沒有奶油了。早上是一塊麪包；晚上是幾個鹽山薯。

賣去了羅三德之後，不久，恰巧逢到謝肉祭了。上年謝肉祭時，白勃林媽媽是做了煎餅、蘋果餅來給我吃的，我吃得真滿意，吃得



滿意媽媽也歡喜。

但是那時候，我們有著羅三德給我們牛奶來調麵粉，給我們奶油來放在鍋子裏。

沒有了羅三德，便沒有牛奶，沒有奶油也沒有謝肉祭了。此所以我要自怨自艾起來了啊。

但是白勃林媽媽卻要我驚奇。她雖則不是一個喜歡借人家東西的女人，這次她卻向一個鄰舍借了杯牛奶，向另一個鄰舍借了塊奶油。正午辰光，我回到家裏，看見她正將麵粉倒入一個大鍋裏去。我走近去一看，見是粉，不禁叫道：

『呀，那是粉呀！』



媽媽笑微微地說道：「是呀，正是粉呀，蘭米，是極好的麵粉，你去嗅嗅氣味多好。」

如果要趁我心說話，我便要問她要這種麥粉來做什麼了，但是唯其因為我最好要知道用麵粉來做什麼，反而倒不敢問了。另一方面，我也不要說出謝肉祭來，說了出來，恐怕白勃林媽媽難過。她卻望着我問道：『要用粉來做什麼？』

『做麵包。』

『還做什麼？』

『做麥粉湯。』

『還做什麼？』